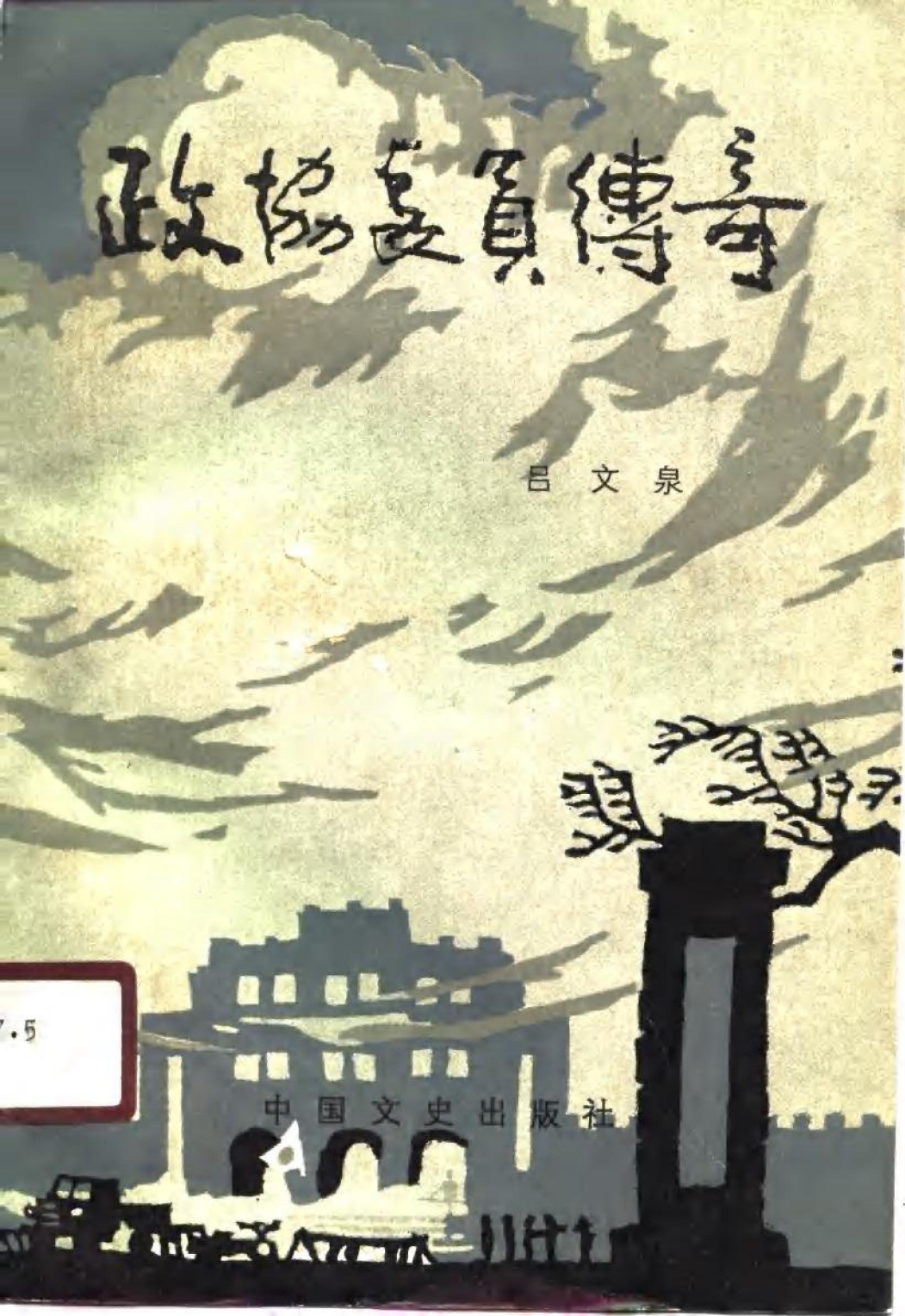


政协委员传奇

吕文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7.5



政协委员传奇

吕文泉 著

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*

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)
青岛市胶州印刷厂印刷

*

1990年8月第一版·1990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: 5.6 字数: 124千字

印数: 1—6280册

ISBN7—5034—0128—1

K·093 定价: 3.25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政协委员传奇》以营救被日军关押的两千多名抗日军民为中心，展示了上下交错、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，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。作者以重笔浓彩塑造了传奇式人物、琴港市红卍字会会长、后来的政协委员衷善本的闪光形象——他不畏风险，借用自己的威望，团结社会人士，从物质和道义上给在押难胞以巨大支援；他刚毅机智，利用自己与日本驻军司令的特殊关系，独胆深入魔窟，舌战敌酋，几经周旋，挫败了日军和汉奸的阴谋，为集中营内外情报传递和最后组织暴动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。作者还用细腻的笔触刻划了医师公会会长陈今波、以商会理事面目出现的中共地下党员尤德、日本友人香川等英雄人物，颂扬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深挚情谊；同时，勾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汉奸凶恶、刁诈的嘴脸。

全书文字精炼，情节起伏跌宕，悬念丛生。

第一章

1

一九八〇年春，美国。

某城市的繁华区。两旁耸峙的高层建筑，仿佛把街道变成了一道山涧，一辆黑色超豪华小轿车在涧底滚动着。

车内，后排座上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华人。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，脸膛长方，肩膀宽阔，于微胖中而显健壮，光秃的前额油润而富有弹性，头发稀疏但却依然黑亮，长眉掩映下的一双黑眸里，透射出一股生机盎然的神采。迪斯科的旋律在车内的空间回荡，似乎是有意驱使，又似乎是因车的颠簸，他的头在伴着乐曲的节奏轻轻摇动……

他拨开窗帘向外望去，那银行、商店、巨幅广告、穿行的人群，一一向后掠过；然后收回视线，向靠背一倚，闭上双目，眉宇间流露出愉悦的沉思。

轿车驶入郊区。他身体向前一俯：“Change that piece of old Chinese music。”

白人司机熟练地一按手边的键盘，“咔”地一下，车内立即荡漾起中国古典名曲《春江花月夜》的优美旋律……

轿车沿着铁栅栏围墙，慢慢降低了行速，从刚刚开启的大门中驶进去，经过几排高大的杨树，在一座别墅式二层楼前停了下来。这座小楼甚为奇特，上为中国庙宇式屋顶，飞檐，琉璃瓦，下为西洋式花岗石砌墙，拱形门窗。那华人跨出车门

后，伴着《春江花月夜》的乐曲拾级而上，踏过九级台阶，从正门进入楼内。

经过西式的豪华客厅，他来到了楼上的一间卧室。这卧室的家具，无论是床、柜，还是桌、椅、茶几，都是一色的雕花红木，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。他刚把上衣挂好，一位棕色皮肤的中年人走了进来，把景泰蓝细瓷茶壶、茶碗放在茶几上，递上一封信：“衷董事长，您的祖国又来信了。”

衷董事长接过信，看了看信封落款处的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琴港市委员会”一行红字，含笑点头：“对，你说得很正确，是我的祖国来信了！”他拆开信来浏览了一下，轻轻放在茶几上，指指另一张椅子，与棕肤色人一同坐下，深情地望望对方：“这幢楼房我已捐赠给旅美齐鲁同乡会了。”又端起茶杯，用杯盖轻轻拨了拨水面上的浮茶，喂了一口。“亲爱的达莱西奥，在美国，你是我衷善本多年的管家，为我操了不少心。为表示我的谢意，这卧室的所有家具，全部赠送给你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达莱西奥急急摆着双手站了起来，“跟随您这些年，您信任我，尊重我的人格，作为美国的一个下等公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，决不能再要您的东西！”

“达莱西奥，这不是对仆人的赏赐，而是我们深厚友情的表示，请你务必收下！”衷善本也站了起来，“在五天之内，你把它搬走或卖掉。”他看达莱西奥又要摆手，把手臂一挥，干脆地说：“不要多说了，就这样吧！”

达莱西奥激动地瞅瞅他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：“那就谢谢您了。不过，这些有中国特色的家具，我永远也不会卖掉它！”

衷善本满意地点点头：“这正合我的心意，就让它当作中美两国人民永久友谊的纪念品吧！”

达莱西奥双唇嗫嚅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，盈眶的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，他赶紧转过身去拭泪，“后天去中国的飞机票，已经给您预订好了……”

2

飞机场。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，衷善本回身向送行的人们摆手……

聚集在舷梯旁的一大群华人和欧美人，在频频向衷董事长招手、挥动花束……

飞机腾空而起。

客舱里。衷善本坐在紧靠右舷窗的座位上，打开黑色小皮箱，取出一本书，然后将小皮箱放回上方的行李架，戴上花镜，细细端详书的封面——“文史资料选辑”六个隶书体的大字竖排着，左下方是一行宋体铅字“琴港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”。

书被翻到108页。《肝胆相照，共赴国难》的文题下面，印着“陈今波执笔”。文章的开头这样写着：

“在那中华民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日子里，我亲历目睹了琴港市的这一事件。在执笔过程中，我又多次请尤德同志、衷善本先生以及日本香川先生等十几位当事人、知情人提供了补充材料，核对了史实。现将事情的始末记述如下……”

第二章

3

一九四三年夏季的一个上午，陈今波到商会会长家出诊。归来的路上……

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大地，陈今波乘坐的黄色丰田小轿车，正沿着海岸路向西奔驰。车的左前方是灰蓝色的大海，一个个混浊的大浪咆哮着涌来，撞击在危岩峭立的岸边礁石上，溅起一团团白色的雪浪花。车的右前方，隔着诺大的一片荒草地，一座古城堡式的巨大建筑物——体育场及其墙头垛口已清晰可见，一辆地排车从那边向海岸路移动过来……

地排车刚从土路拖上海岸路的柏油路面，被路边的一块石头颠了一下，一转把，“噗咚”一声，一具赤条条的、瘦骨嶙峋的男人尸体滚落下来，斜横在路当中。

拉车人是一个年约六十的老头，穿一件褪色的蓝布背心。他气喘着抬头看看迎面而来的黄色轿车，呆慢地停下来，抓起肩上的白搭布擦擦脸和脖子上的汗水，慢腾腾地转身向尸体走过去。

“他娘的，你就不会快点！”跟在车后的瘦高个儿伪警察吼叫起来。

黄色轿车嘎然而止，陈今波从车内出来，惊讶地盯着地上的尸体。

地排车底盘被一个大木框圈着，里面装着七八具尸体，血

水正从车底盘边缘向下渗滴着。伪警察帮老头把地上的尸体裹上去之后，老头扯过破席子一遮，用绳子重新揽住。

陈今波问：“哎，大伯，这些人是患什么病而死的？”

老头转过脸来，目光呆滞地看了看陈今波，缄口不语。

这时，瘦高个儿警察已到了陈今波身边，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下这位皮肤白净、西服笔挺、戴金丝框眼镜的年轻人，巴瞪巴瞪眼皮，似乎掂量出这不是可以随意喝斥的人物，便油腔滑调地说：“得的什么病？短命，饿死病。”

“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陈今波有些反感地问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……”瘦高个儿弹动着脑袋，翻着白眼朝陈今波：“老弟，这年头还是少打听的好。”

站在后面的司机小孙插了上来：“这是博爱医院的陈医师，日本东京大学毕业过业，大名鼎鼎的博士。人家为中国人操心，你别不识相！”

高个儿斜瞪了司机一眼：“我管他为谁操心呢？反正老子是给皇军听差的，日本人叫咋办就咋办，别的？对不起，没多话跟你们说。”转脸朝拉车的老头：“走，走！别他娘的磨蹭了，误了事老子可担当不起。”

陈今波侧首向北望去：那体育场的后大门正冲着这边，门两旁有岗，周围有游动哨，城墙般的墙头上，机枪和闪动的人影隐约可辨。他又回头看看那渐渐离去的地排车和斜挎着枪、一摇一晃的瘦高个儿，皱起眉头上了车。

车在博爱医院的门口停住。陈今波下车后向司机招手：“再见！”转身踏上台阶，推门进入医院。

这家医院实际只有大小五间房：中间较大的是会客厅兼候诊室，左侧通诊疗室和药房，右侧通卧室和厨房。陈今波把出

诊小皮箱交给穿着护士服的妻子，抓起客厅桌上的电话拨了号码：“喂，财源盛绸布庄吗？……我是博爱医院。尤经理说要看看病……不在？那就等他回来以后给我回电话吧！”

4

日本驻琴港部队司令部，二楼办公室。

宽敞而高级的大房间内，两个大南窗开着，窗外是波涛连天的大海。佩少将军衔、年约五十、个子瘦小的山崎司令官坐在特大的写字台边，瞪着他那小而圆的眼睛凝视着窗外。当“报告！”传来时，他脸转向房门：“进来。”

坐在近门写字台边的荻原中佐立即开门，一个粗眉大眼、中等身材的日军少尉进来，行了个礼：“报告山崎司令长官，香川奉命来到！”

山崎注目：“你就是香川？从平南县调来的？”

香川：“是的，三天前刚调到琴港市内。”

“唔——，是我把你调来的。坐下讲吧！”山崎指指墙边的椅子。“调你来，是要你今后帮我查到一个人。”他诡秘地笑了笑。

香川莫明其妙地望着山崎：“请司令长官吩咐。”

山崎：“战争爆发以前，你家在中国的这个城市住过很多年？”

香川：“是的，我三岁跟父母亲来到琴港市，一九三一年‘九·一八’事件后，也就是我十一岁时，全家又回到日本。”

山崎：“你还记得当时这里的情形吗？”

“那都是十二年前的事了，不过，我还记得好多。”香川

不知从何说起，沉吟片刻，接着说：“因为一九二二年以前这里是我们占领的，所以，我家在这里时，全市约居住着两万多日本侨民……”

山崎摆手打断了他的叙述，突然问道：“当时，这里有一个年轻的中国渔民，在航道上救过许多落水的人。你是否知道这个渔民？”

香川：“我倒是知道一个，不知是不是你所指的那个。”

山崎瞪大了眼睛：“你说下去，详细地说下去。”

香川：“当时，我父亲靠理发养活全家三口人，家中开个小理发店，就在西海湾附近。那一带渔民很多，经常到我家来理发，其中有个叫小海的独身青年，就救过许多人。他水性很好……”

山崎急不可待地：“都救过哪些人？”

香川：“哪些人我说不确切，但我知道，西海湾外的黑龙嘴一带暗礁很多，又是通往日本和南洋航道的必经之地，那里航船触礁的事不断发生；那个中国渔民小海就在那一带打渔，他救过很多遇难者，有中国人，也有日本人、欧美人……”

一辆三轮摩托车在前，一辆小轿车在后，沿着颠簸不平的土路，向着西海湾畔的一片棚户区驶来。

棚户区最前排的空场上，年过五十的老渔民正跟一对年轻夫妇在晒渔网。他惊疑地望望驶来的日军，转脸对青年妇女：“快到屋里去！”

几个光着屁股嘻闹的小孩，瞪大眼睛向刚停下的摩托车望去。顷刻间，象一群受惊的小鸟呼啦啦飞走了。

香川从摩托车斗里跳下来，跑到轿车边，迎着刚从车里钻出来的山崎。

香川指着远处海平面上隐约可见的几个黑点：“那就是黑龙嘴。”

山崎遥望海上，点点头，转身向棚户区走去，边走边向身旁的几个日军挥挥手：“把成年的中国人，赶到前边来！”

在棚户区边缘的一小块空地上，香川指指脚下，对山崎说：“我记得很清楚，就在这里！”

山崎手抚腰间的指挥刀刀柄，看看被赶拢来的一大群中国人，向香川努努嘴，“唔”了一声。

香川会意，立即对着人群大声说：“十二年前，这里的一间小屋，”他指指面前的空地，“住着一个叫小海的青年，一个人打渔的生活。现在，小海哪里去了？嗯？”

人们有的毫无表情，有的缓慢摇头，有的交头接耳。站在后边的一位光膀子的小伙子，眉梢一挑，悄声对身旁一位老人说：“小海不就是现在的红卍字会的……？”

那老人赶紧捅了他一把，目视前方，压低了声音：“今年春天，那个挎指挥刀的老东西来找过一回了，准没安好心！”

山崎微笑着：“你们谁的说出来，谁的，奖赏大大的有！”

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，刚才凉晒渔网的那位老渔民开了腔：“我知道。”

众人立刻把脸转向了他，眼光里流露着惊异和鄙薄，山崎和香川也同时把目光投向了 him。

老渔民不慌不忙地接着说：“大约八九年前，有一次出海打渔的时候，淹死了。”

人们活跃了起来，“对，听说是淹死了。”“是啊，是，是淹死的！”大家七嘴八舌地呼应着，那位光膀子的小伙子声音最高。

山崎遗憾地摇摇头，转身向汽车走去。

5

琴港市内。

市区的一条街道上，路南侧，黑墙上横着一行石灰水写的大字——“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”。在这行大字的末端，两个穿便衣的人刚刚把《布告》贴上去。这两人，一个戴日本兵帽，腋下夹着一卷《布告》；一个戴草帽，手提浆糊桶，拿着笤帚，谁也弄不清是真鬼子，还是假鬼子。只见那个戴日本兵帽的一摆手，二人便匆匆离去了。

人行道上的人渐渐围拢过来，看着墙上：

布 告

为贯彻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，凡本市的居民容留亲友住宿者，不论时间久暂，必须立即向该管派出所报告，违者严惩不贷！

琴港市警察局

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

一辆卡车呼呼隆隆地开了过来，车厢两侧悬着白布横幅，分别写着“肃正思想，严格防共”、“剿灭共匪，整饬治安”。驾驶棚顶上架着一挺机枪，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把两个五花大绑、堵上了嘴的中国人围在当中。那两个中国人高昂着头，正气凛然。

站在《布告》前的人们纷纷转过身来，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卡车。

街道另一侧，与《布告》斜对面，有长长的一段紫红色高墙，墙头覆以琉璃瓦，墙中段有一个四米多宽的大门，门旁悬着“世界红卍字会琴港分会”的大牌子。此时，一位身材匀称、中上等个儿的人向大门走来。这人年纪三十多岁，上唇蓄着黑短胡，戴一副茶镜，头顶灰色礼帽，身穿黑绸布裤褂，怀表的银链垂在左胸口袋与钮扣之间。他不慌不忙地进了大门，来到前院。

这前院较为宽阔，右边，有一排依墙而建的简易平房，现作临时收容残疾人、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儿童之用，几个蓬头垢面的大人和小孩正坐在屋前树荫下；左边是一片小树林，林内近墙处有两间小庙似的公厕；正前方，是一座具有耶稣教象征的罗马式建筑，粗大的廊柱上塑有带翅膀的小天使——这便是卍字会的前主楼，也是办公的处所。在这高大楼体的两旁，各有一条小路通往后院。那位穿黑绸布裤褂的人，径直来到主楼前，推门而入。

从楼内可以看出，这主楼呈“回”字形，四周环以三层楼房房间，中心形成一个很大内厅，内厅上方为穹形玻璃屋顶，使得楼内异常明亮。那人沿着二楼走廊向前走去，左上角钉着“施医”、“掩骼”、“赈济”等小木牌的房门依次从他身边闪过。他在“会长室”前停住，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。

身穿白夏布衫、脑袋光光的衷善本会长，正站着跟两个办事人员说话，听到声响，把头转了过来。这衷会长虽然留起了长胡子，但也不过三十六七，长方脸膛上有一道粗而直的鼻梁，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对微凸的大眼睛。他冷漠地瞅瞅来客，说了声“你先等等”，便又继续转去对办事人员：“买粮的款项最紧急，多跑几家，跟施主们说透，争取今天凑齐！”

来人似乎已觉察出主人的冷淡，会意地露出一丝苦笑，在

墙边一张椅子上坐下，深情地望着衷善本那高大魁梧的后影。

“尤经理，咱们去后面攀谈。”衷善本板着面孔对来客扬了扬手。

二人下楼走入内厅。内厅的一面墙壁上，并排挂着十几张半身大照片，都用精致的镜框镶着，镜框下面注有姓名和捐款数额。其中，有一张是这位尤经理的，下方写着：“施主 尤德，去年全年捐款三千元。”

衷善本指了指那些照片：“对各位大施主，穷苦百姓是没齿不忘的；可你呀……哼，我正要找你哪！”语气中含有亲昵和嗔怪。

尤德含笑不语，跟随衷善本穿过大厅，从主楼出来进了后院。这后院较前院小一些，迎面是一座宏伟的民族建筑，飞檐斗拱，彩色琉璃瓦，兼有儒、道、佛等教派特征，这就是后大殿。大殿前，左右两侧是东西耳房，院内遍植松、柏等树木，院中心是一湾水池。衷善本开了东耳房的门，二人进入屋内。屋内陈设简单，只有一张床、一个立柜、一个三屉桌和两把椅子，皆为中国旧式家具。

“北岭坡一场大火，房子烧了几十间，灾民上百张嘴，连舍施稀粥的粮都快没有了！可是，昨天我的两个会员募捐到你门下，你分文没给，反倒说我们把钱都买黄表纸孝敬祖宗了，”衷善本说着，站了起来，边向壶里冲茶，边向尤德翻着白眼：“你这不是存心跟我捣蛋吗？我真想揍你两巴掌。”

尤德摘下茶镜，一双深邃的眼睛含笑望着衷善本：“我昨天，是把话说过了头。这一点，我向大哥您赔礼，而且捐款照拿不误。不过，”他突然收敛了笑容，“我这颗中国人的良心还是红的。体育场关押着那么多同胞，两天来，不断往外拉死尸，我尤德不过刚顶了父亲的差事，当了个小小的商会理事，

人微言轻，无能为力，而真正有威望的，又没有个站出来说话的，我心里能不焦躁？”

衷善本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下来，扑闪扑闪两只大圆眼睛：

“体育场难胞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……那是日本人下乡扫荡抓来的。可那里戒备森严，中国人连边儿都靠不上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咱们还是先办些能办到的事，比如救济北岭坡的灾民，

‘莫以善小而不为’嘛！”他倒上了茶水，把茶杯推到尤德脸前：“喝茶。”

尤德头也不抬，长吁了一口气：“哪里还有心喝茶哟，一想起体育场那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两千五百多同胞……”

“我也不是铁石心肠啊！昨天，二位会员回来传了你的话，虽然有些话说得混帐，但你的善心还是触动了我。我再三思索，并且当晚开坛，叩请佛祖作了指点。”衷善本说着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黄表纸，上面写着：“六月之雪……”

（回忆）后大殿内，红烛高照，檀香缭绕，气氛肃穆。衷善本跪在乩坛前的黄绫软垫上，双手合掌，双目垂帘。正乩手是个穿长袍马褂、头顶瓜皮帽、留着两撇胡的老头，年纪在五十上下，他便是乩字会副会长白怀道。此时，他两眼似合非合，左右两腮上凸出的肉疙瘩一颤一颤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正司乩笔在砂盘上写字。左边的副乩手扶着砂盘，眼睛盯着细砂上出现的无规则的痕迹。右边的副乩手握着一支毛笔，在黄表纸上抄录乩语。

白怀道停下乩笔，接过黄表纸，抬起松驰的单眼皮，阴阴阳阳地念了起来：“六月之雪……”（回忆毕）

衷善本手托那张黄表纸，指着“六月之雪虽非虚，刃上之

舞终难成”几个大字说：“自副会长对佛祖的临坛垂训也作过了解释——刀刃上跳舞，危险且不能成！……唉，真是善心难为啊！”

“我看，不一定！我相信你常说的那句话——‘心诚则灵’。六月天下大雪，那再难不过了，可人家窦娥的肺腑真情，感天地，泣鬼神，雪不是也降下来了吗？”为缓和气氛，尤德说完，端起茶壶给衷善本添水。

衷善本象一尊雕塑的金刚坐在那里，一手撑着桌子，一手卡着大腿，疾眉蹙额，纹丝不动。

尤德：“衷会长，你年轻时，在海上救过那么多中国人、外国人，人家报答你，给了你那么多金银财宝，你存着，一个子儿也没动，建这卅字会的时候，全都捐上了。你的大善大德，哪个不敬佩？”

衷善本：“那些往事，不必提它了。”

尤德：“就您在琴港百姓中的威望，只要您出面活动，谁不紧紧跟随？为了这两千多同胞，我们就是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！”

“怎么，拚上？！”衷善本瞅了尤德一眼，“光日本在琴港的驻军就是一万，咱们拿脑袋去撞枪子儿？”他轻轻摇着头，“来硬的，不行。”

尤德：“来硬的不行，来软的嘛！当然，这软里也有硬——日本人杀个中国人如同碾死个蚂蚁，谁去办也得冒风险。”

衷善本端起茶杯：“冒风险算不了什么，要紧的是能不能把事办成。”他放下茶杯，期待地看着尤德：“你说怎么办好呢？他们可是绝不可能放人的啊！”

尤德：“咱先不要求他放人。你以卅字会的名义出面，跟

日本头子谈判，要求派施医队、舍饭队进去。咱们能叫难胞们治上病，吃上饭，少死人也好嘛！”

“唔——，这倒是。”衷善本脸上有了一些活气。“不过……这两千五百多号人，款项可也不是个小数。”

尤德：“这不用担心。一方面，我来跟各商家串通，一方面，咱请商会卢会长出面，召集商界开个募捐会，准保没问题。我就可以捐上五千块！”

衷善本捋着下巴上的胡子思忖片刻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！我马上去找……”

“求阎王不求小鬼儿——找山崎！他是琴港市权利最大的人物。而且，你找他……还有点儿特殊的缘份儿呢！”尤德微笑着，跟衷善本投来的目光交汇在一起，“山崎虽然杀中国人不眨眼，但却是个有名的大孝子，你可以抓住他父亲这件事，开开门路儿嘛！”

“去向日本司令官请功？”衷善本苦笑了一下，低下头去，象对自己，又象对尤德：“唉——！我……这不丢了中国人的面子？”

尤德：“不！这不是个人为私利去讨好山崎，而是为了两千多同胞的性命，用意高洁，于心无愧！”

衷善本昂起头来，大而圆的眼睛里闪出了愉悦、自豪的光彩，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：“办！”

6

市区的一条商业街。

商店、银行、饭店、照相馆鳞次栉比，但将近半数是挂着什么“菱”、“井”、“株式会社”之类的日本商家。人行道